



上一季节的 雪藏

梅以格

（梅）

至情心语
惊世之作

他笔下的爱情，苍苍茫茫，已是庞大的境界
人最大的两出悲剧，无非是不懂得爱人和不被人爱
既有男人锐利的智性，又有女人纤柔的敏感
别后相思空一水，重来回首已三生

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上一季节的 雪藏

梅以格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一季节的雪藏/梅以格著. -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9. 1

ISBN 978 - 7 - 80173 - 830 - 1

I. 上… II. 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9228 号

上一季节的雪藏

作 者 梅以格

责任编辑 李璞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
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× 1230 32 开
8.25 印张 18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173 - 830 - 1

定 价 22.00 元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 //www.sinoread.com

一

终于，我和苏颜都从梅岭支路搬走，各自另找了房子，也就此断了联系。

我暂时没计划买房，习惯了到处迁徙。与其说生命在于运动，不如说在于冲动和盲动。新住处是淮海路的花园洋房，距宋庆龄故居不远。

天平路房产中介的阿姨面如红日，热情得浑身带电，费了许多周折找到这个闹中取静的好处所。房东看我有正当职业，貌似和善，一年租金又一次付清，租金很优惠。房东是个身材惹火的少妇，只是手冷若冻蟹。中国走向全球化的同时，中国女人的胸和屁股快速走向半球化。

房间里的香脂木豆地板是一年前重装的，色泽和脚感很好。几样家具作为单身够用了，也无可挑剔。卫生间宽敞得奢侈，可以让五个人并排躺在五个浴缸里，让十五个人同时坐在十五个马桶上。大大的阳台和窗户，自然最得人心，冬日的温煦阳光水银般的洒满半个客厅。周末若来客人，我们边晒太阳边下棋也是好的。

楼下的法国女孩很像法国女孩，举止优雅。但我和她聊兰波，她竟然不知道兰波是谁。女孩在银行上班，周末晚上常开派对，清一色法国人。她请我参加过一次，后来我再也不去当刺眼的摆设，他们像看劣质的仿制青花一样看我。

晚上，半个苍黄的月亮印在半空，沉浸在夜气的薄寒中。远处的楼房，亮灯的窗户也很稀疏，矜持地露出微光。阳台上的我，目光自远处收回，穿过纷乱的枝桠和零落的黄叶，

落在庭院里这群喧哗笑闹的法国人身上。兰波的那个词，此刻，就在我脑子里闪着幽幽的磷光：理性的骚乱。

这古堡似的房子平素还是很阒静，像要闹鬼。阴阴的弄堂，潮湿的墙角，光光的石板，孱弱的草茎，在洒满冬阳的正午也让人心生凉意。后来果然听说，西边墙角的梨树下，曾经缢死过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小妾。那是1948年的事，军官在东北锦州战死，他的正房逃去香港，这小妾倒是铁了心跟他一起死。我不怕鬼，只是为了打发四溢的阒静，常常放点民谣或冷爵士，有时也弹弹吉他，编即兴的 solo。我扒带的水平还需提高，听辨和弦还有些吃力。

朋友也可以转身离开，但音乐从没有让我失望。

二

冬至后不久的圣诞节，天空被阴阴漠漠的铅云遮蔽，气温很低。人身上的东西，除了鼻涕不知死活地往外掉，其他的都冻得往里缩。我戴上澄如为我织的山羊绒烟灰色格子围巾，密密地绕在脖颈上。中午办事路过曹杨新村，顺道回梅岭支路的故居。那处房子已经易主，正在装修，门口堆着木料砖头。

新主人据说三代同住，上有老东西，下有小宝贝。昨天来监工，他们为以后空间的分配吵得不可开交。不幸的家庭固然各有各的不幸，幸福的家庭也可以各有各的幸福，只要人们对生活的期冀不是太奢太高。

这房间里我熟稔的一切，我喜欢的和我痛恨的，现在一并被掏空，剩下的仅是陌生感。我往里张望片刻，转身下楼，

没有敲隔壁陈伯家的门。

12月25日未必全是快乐的圣诞节，对于我还是具有其他特殊意义的一天。年关将近，更多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要来临。我只想一切或甘或苦的往事都提前簇拥着来，于是，我的新年就只剩下干干净净的祈福了。

时间真流逝得飞快，像一支利镞从身边掠过，我感知到的不过是茫茫的白光。三年前的今天，贻管从西安飞到北京来看我，那是多么快乐的光景。两年前的今天，我在西安，陪着伯父母逛街看电影也是快乐的。那天下午下雪了吧，我们仨在街边店里吃小吃，腊汁肉夹馍少不了，还有酸菜炒米、羊血粉丝汤和黄桂稠酒。一年前的今天，我已在上海，身边人换成了苏颜。我们都是这天发工资，我拿到的钱比她少多了。我坐在沙发上感到冷，双手心不在焉地搓揉着。苏颜在耳畔说的话，飘渺得像从极地传来。后来，我们在麦当劳，刚要了两个套餐，她接电话后赶去公司。唉，我们总是鼓励自己“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”，可现实却是，我们连一顿晚餐都把握不了，是邀请别人把握我们的每一分钟，是积极参与一个被动的游戏。苏颜要只是加班也无所谓，可我亲眼看见她和上司在一起。轻微的眩晕感，让我像疾水湍流中小小的纸船。我没有冲上前质问，口里喃喃的竟是，能接纳玫瑰的刺，才是真的懂得花……

罢了罢了，别想得太多。今天，现在，我成自由人了，只携着影子到处走动，这里那里。时间真流逝得飞快，时间还会流逝得更快……

罢了罢了，还是让我好好想一想，趁着地上还残留着我一路走来的深浅不一的歪斜足印……

三

三年前的今天，是怎样一幕来着？

贻管是一座春城。我是春城的市长，是城外的护城河，是城里的一棵树。

我的女友荣贻管从西安飞到北京看我，还带了一份礼物。那年我们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，我是国际贸易专业，贻管读企业管理。我们快乐地相处两年多，毕业时却闹了一点龃龉。我要留京，她哭着要回原籍西安。没办法，只有在两人之间来一刀，暂时分居两地。

还在下班路上，我的心先飞回公寓了，猜想她的礼物是什么。我们一直有互赠礼物的习惯。除了毕业时因为工作有过分歧争吵，我们向来相敬如宾。

好的情侣关系有很多种。有的情侣每天以争吵拌嘴为乐，但我和贻管不属于这一类。记得在学校时，我去宿舍找她，即使片刻外出，她也给我留条子，写着：我去小卖部，速回，想你。虽然都有手机，她还是喜欢留纸条。她对文字的特殊偏好与家教有关，她父母都好读书，家里藏书甚丰。

我曾经自视甚高，冲动孤傲，披着长发招摇过市，但个性中的桀骜不驯渐渐被贻管的细心和敦厚改变。我开始对别人绽出更多笑颜，更多地替别人着想，还竞选上了班干部。

有时，也会觉得我们之间少了点什么。有时，又觉得我们得到的比谁都多。幸福与否，不过是视角的问题。

天各一方近半年，我们的重逢很热烈。贻管在我怀里的倾诉，将我半年来工作的紧张辛苦全消融了。她把房间收拾

干净，脏衣服洗了，领带衬衫熨好，又去餐馆订了几个菜。她不太吃辣，但订的菜辣味都很重，迁就我的嗜辣。她总在许多细节上迁就我，有时我希望她爱自己多一点，抽一点时间暂时忘记我。

吃完饭又颠颠倒倒地说话。这半年，她什么也没改变，除了头发留得更长。还有，她的脸色似乎更苍白了，没有血色。上个月，我给她邮寄了同仁堂两罐温补的膏方，大概没有效果。医者意也，中医几乎是一门玄学。

“你送给我的礼物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这里。”她指着自已胸前。

见我疑惑地看她的吊坠，贻管又说：“难道最珍贵的礼物不是我吗？”

“想和我结婚了？”我笑道，“我还想再考虑考虑呢。说不定，有比你更合适的女孩等着我呐。”

“我爸都说，听电话里的声音就知道你自我感觉太好。我怕你会栽跟头。”贻管白我一眼。

原来，贻管爸爸托人在西安一家外企替我找了个不错的职位，她来北京是督促我辞职。如果开春我去了西安，她家里准备秋天把婚事办了。三室两厅两卫的新房也买了，是附近的水景楼盘，房款一次性付清。至于车，贻管爸爸说明年给我们买一辆蒙迪欧三厢。

“一下子什么都有了，把你美得哟。”贻管自己先一脸憧憬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我很为难。在西安我可以省掉很多年奋斗，甚至能轻易得到许多人一生得不到的东西。将来我会去西安，但从没想

过这么快辞职。

我幼失怙恃，没有背景可言。选择留京，主要因为这家集团的国贸公司的总经理齐成栋是我的同乡兼校友。读书时我就在公司兼职了很长时间，正式上班了，因为他的关系我干工作也很利索，升迁很快。欧美部的侯经理去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留学后，我顶替了他的职位，虽然还在见习期。

齐成栋也出身微寒，读中学靠捡破烂贴补生活费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他没读过，废铁是怎样捡到的他最清楚。他捡废铁的经历，正是他自身百炼成钢的过程，世态人情早就遍尝了。他以高分考进大学，事业很成功，但家庭并不幸福。他老婆出身比他好，是某司长的千金，婚姻让他得了实惠，也让他领教了一些精神折磨，应了福无双至的老话。稍有不满老婆就骂他是乡巴佬，“职位再升迁，西装再高档，你也只是精装地瓜，只是装进画框的油腻抹布”。我问他成功要什么条件，他答，只要家里配备一个河东狮吼的悍妇足矣，你害怕回家就会加班工作。

刚进大学，我宣称“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”，好像藐视爱情更像男子汉。大二认识贻管，我寒冰融于暖水，立刻搞了修正主义：

“贻管不是一件普通衣服啊，她是无价的金缕玉衣。兄弟就像蜈蚣的手足，少几个没关系。”

我比齐成栋更幸运。贻管的条件也比我好得多，对我又很是依顺。也有同学评价贻管性格固执，可我没有同感。我问过一个中文系教授固执和执着的区别，教授说他也不知道，所以他喜欢当大学老师，当不了小学老师。小学老师要让孩子们觉得他是万能的，而大学老师可以告诉学生他懂得的

很少。

贻管爸爸是工程热物理领域的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妈妈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，对唐宋史比较有研究。他们是中年得女。贻管妈妈身体不好，因为遗传贻管也先天不足，常有头疼感冒这些小毛病，她选择回西安过慢节奏的生活也没错。

她知道我离不开她，当初闹几回哭几回，也就暂时搁置难题，让我尝尝一人留京的孤独滋味，相信我会改变主意去西安。可我越来越放不下这个工作，两人的胶着对峙持续到今天。

贻管妈妈打来电话，问今天一切顺利否。贻管一味撒谎说我的好话，说我请假去机场接她，又下厨做菜。她是故意给我压力。

“贻管你别催我，给我时间好好考虑一下，行吗？”沉默许久，我还是这样恳求她。

“我明天下午就回西安，你让我怎么办，让爸爸怎么办？你能让他对朋友出尔反尔？错过机会你要后悔一辈子啊。”

贻管见我比以前动摇，抓住我的手臂不停摇晃着。

四

两人争论到床上，还是没结果。贻管每到冬天手脚冰冷，我抱着她捂了半天才捂热。本想小心翼翼地做爱，结果大张旗鼓了，一次两次我还不够。贻管笑道：

“去去，今天兽性大发啦。”

“念去去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”

风渐渐停歇，好像听得见雪花片片飘坠的细碎声响。雪夜像被无数支银烛点亮，绽出乳白或淡蓝的光泽，冷峭迷人。我幻想着，雪花在我们身上铺成洁白温暖的被子，又轻柔得好像没有。我喜欢白床单白被子白枕头。我们睡在洁白静谧的世界里，只有两丛黑发散落在白枕头上，只有两张年轻光洁的脸在悠长地呼吸。这一幕，只是想想，就让我觉得快乐。

我和贻管都渴望过健康质朴的生活，都渴望在六十岁还有二十岁的心境，都渴望远离忧伤和疾病。我所有忙碌和努力，都是朝着这个生活目标去的。

当我睡着，我涉入的梦境和适才对洁白世界的幻想很不同。我无可救药做了毫无诗意的梦，梦见自己坐到总经理齐成栋的位置上，但第一天履新就被一大堆麻烦事纠缠住了。中国银行提示由加拿大银行开来的信用证没有加押证实，可能是伪造；发往意大利的货到港后，客户以质量问题为由拒绝付款，试图压价；国贸公司效益好了，集团想拿走更大一块收入，人事权也想收上去，据说还要让我们搬出总部大楼，杀杀我们的气焰……

我依稀感觉怀里的贻管在颤抖，从拥挤的梦中逃出，伸手摸她的脸，指尖沾了泪水。打开台灯，我捧住她的脸。

“你身体不好还哭哭啼啼不睡觉。你像病人一样回去，好让你妈骂我不照顾你是吧。”

“和我回西安好吗，那家外企哪点不如你现在的公司。”在蓬乱的头发后面，贻管的双眼发肿。

“好吧好吧，我答应你。我尽快处理完手头的事情，争取过了年就去西安。”

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兑现。我没有告诉她，我付出的代

价会有多大。

一个月前齐成栋告诉我，集团决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成立一个公司。齐成栋博士学历，有五年管理经验，初拟让他过去挑大梁。董事局决定第一批先过去的人还有他的助理、技术人员、后勤、会计师、律师和翻译。其他人他也不太熟，他坚持助理一定要是我。

出国预定在明年五月，齐成栋已把政审表给我。在同事眼里我很幸运，之前还没有人常驻美国。我计划至少在美国工作两年再回国，甚至计划在美国的第一次旅行就去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。

我本想先瞒着贻管，等出国的事定了再告诉她。她今天把我的计划全打乱，荣家动作这么快。齐成栋一直对我寄予厚望，我又该怎样和他解释呢。

五

第二天知道了，我无需再向齐成栋解释什么。

早上开例会时总裁突然来了，说准备把国贸公司迁到集团下属的电子公司去办公。此事我早风闻，昨晚又做了梦，今天兑现了。见我欲言又止，总裁问我是不是有意见发表。

“连我都知道你意见多，有话当面说，别背后乱讲。”总裁说。

总裁走后，我问齐成栋，为什么总裁话里有话。齐成栋苦笑：

“前几天他收到匿名信，反映我们国贸公司的问题，其中说到你。”

“国贸公司有什么问题，我又怎么了？”

“说国贸公司因为业绩增长很快，私下乱发奖金，还不把别的部门放眼里，到处发生摩擦，在集团成了众矢之的。”

“完全是小人之心。”

“也不全是啊，我们自己也该谨慎点。”齐成栋叹息。

国贸公司今年创汇比去年翻番，四季度多发了点奖金没想到会惹麻烦。齐成栋说原计划过年后每人再发五千块置装费，现在看还是拖一拖。

匿名信还指责国贸公司员工太年轻，一些毕业生在车间待了半个月就调到总部，穿着西服高视阔步，对企业没有感情，甚至用各种外语嘲弄工人。经常陪客户出入星级酒店，也助长了我们的骄气，有人还私自收受客户的贵重礼品。至于我，是因为齐成栋“过分的偏袒”才当了经理，对老员工态度强硬，不懂技术还向生产部门乱提要求。

齐成栋的转述让我很惊讶。我有时性急一点全是为工作，从来对事不对人，对谁都没有坏心眼。我向生产和研发部门提过一些技术上的建议，但从没把建议当成硬性要求，我没有提要求的权力。我又想起月初一位法国客户送了我两瓶波尔多，立刻说明天上交公司。

齐成栋说，总裁想把国贸公司打造成一支铁军，所以很忌讳我们有娇骄二气。让电子公司腾出房子给我们办公，就是想磨砺我们。

再多磨砺我也不介意。我刚要离开齐成栋办公室，他又说，我去美国可能要缓一缓，总裁给他指定了另一个助理。那人以前在集团工作了四年，对集团和美国的环境都比我熟悉。

“要缓多久，还是以后也没有机会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总裁喜欢你，是故意让你多点历练。你要看长远，不要在意眼前一点得失。而且国内也需要人，是得是失还不一定呢。”齐成栋拍着我的肩膀。

我想到贻管的期待，西安的幸福生活唾手可得。贻管上午去中央财大见朋友，下午两点要赶去机场。如果春节加班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她。也许不过短期的别离，但我突然有生离死别的感觉。她那么瘦，脸色那么苍白，我却不能为她做任何事，让她更健康。从前对她的种种诺言还飘荡在半空，没有一句落实。

我要去机场送她，这是我起码该做的。下午有德国客户飞广州，我可以送他顺便送贻管。后勤备的车是雅阁，我让换成普桑。午饭后我到宾馆接客户，上了高速，快到望京，他才发现有个小箱子丢在宾馆。我只得让司机返回，发现时间很紧张。

经过这番周折赶到机场，我立刻朝安检跑去。贻管站在里面等我，她登机的时间快到了。我对她大叫：

“贻管，我要和你去西安。”

“你是不是骗我呀，突然改变主意了？”她差点跳了起来。

“真是改变主意了，不骗你。”

我想冲过安检，把她抱在怀里再也不分开。如果飞机上卖站票，我愿意现在就和她一起走。

贻管哭着朝我挥舞登机牌。我站在原地，直到视线不能再黏着她的背影。她又给我打电话，咯咯笑着：

“蜜月旅行你想去哪里，是去夏威夷、马尔代夫还是地中海？”

“哪里都想去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穿着短裤去南极过冬都没问题。”

六

贻管死后，我在西安住下，在荣家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，每夜都在难捱的孤独中度过，真像在南极过冬了。南极，雪被冰床，而且，是我一个人。

一年后，我决定去上海。那个春天，花开得绚烂到狰狞，我明白了那句“感时花溅泪”。

我的朋友唐颂在上海的银行从事对公业务，总吹嘘上海的机会多。贻管死后，唐颂赶到西安出差来找我，让我不要对贻管的死太难过。

我在几家招聘网站注册，经常搜集上海的信息。再不济，我可以像应届生从最基础职位做起，我有面对最坏局面的心理准备。试探着投了简历，收到四份面试通知。

我去上海伯父母都赞同，没有一丝怨尤。伯母想给我一笔钱，伯父想托朋友给我联系工作，我都谢绝，决定完全靠自己开始新生活。

我跟着西安一个地下乐队的主音学了半年吉他，后来冲突越来越多，大概因为双方都心情阴郁吧。乐队以齐柏林飞船为楷模，成立五周年，终于发了首张 EP，新年准备去北京发展。乐队走的那天，我去车站送他们。检票时，我给既拒绝商业又渴望成名的主音背包里塞了一千块。

办好辞职，我也可以走了。伯父母一起到火车站送我。那天冷雨飘零，汽笛声也有点凄惨，我勉强的笑容快僵在脸

上了。这一年他们老多了，伯母还哭了，说我为他们付出了很多，不能再拖累我。

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，不敢去想到底是谁拖累了谁。我在西安工作稳定，去上海主要是想逃避责任。

列车开动，我闭上双眼堕入回忆。这钟楼，城墙，碑林，空旷的街道，美味的小吃，懒散的生活，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了。连那常常像被铅封的天空，此刻我都想折叠一方，塞进背包里带走。列车往夜的深处进发后，我反复听卡百利乐队、杰斐逊飞机的两张专辑，不时睁眼看看窗外几点微弱灯火的摇颤挣扎。地面上盘桓着白雾，借着那些微光，我才能影影绰绰地看见一点村庄和河流，山峦和树木，好像夜幕不时被风吹起一角似的，匆迫得好像那一切不过是它们在疾水湍流里破碎的倒影。

贻管死后，严重失眠折磨了我半年，咖啡和茶我都戒了，后来才治愈。作为失意者忠实的朋友，失眠也许又经常造访。

七

快抵达上海，手机摔坏了。走出站台，雨意浓重的层层春云堆积在空中。唐颂的号码和住址我储存在手机里，没有记住，无法联系。列车晚点半小时，在广场上没有看见他，今晚只有住旅社。一个女人过来介绍旅社。我问了单人间价格，跟她走了。

在旅社登记住下，我整理行李。老板娘悄声趑了进来，眼里的秋波烧开了。

“你晚上要不要小姐，前面发廊里有，我去跟你叫，很漂

亮的，16岁的都有……”

“大姐小姐我都不要，谢谢，慢走。”我把她往门外推。

我不想惹麻烦，要求退房。门口坐镇的是老板娘、老板的娘和老板娘的娘。三个女人要是围攻够我消受的，好在门口就是大街，她们没跟我吵，但只退了一半的钱。

我沿原路返回，因为刚才见过其他旅社的招牌。路边发廊里，粗鄙妖冶的女人边吃饭边朝我招手，她们上面的嘴没忙完，就要忙着招徕下面的嘴的生意了。

我重新入住国营旅社，大概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事。被子有点潮湿，枕头上的头油味难闻，我也顾不得了。

去小饭馆吃了一碗阳春面，回浴室洗澡。回房后下起小雨，天色更加昏黑。我躺在床上，回忆唐颂的住址。我记得是虹口的某个小区，具体门牌号码记不清了。但我还是决定今晚逃离旅社，去找唐颂。

我乘轻轨到汶水东路站，打听到小区的位置。这时刚过十点，唐颂一直很忙，可能还没回家。在入口处，我向保安借了椅子坐着等他。

等到十一点，还没看见他，雨下得更大。沉重的雨珠砸在地面，像要上下弹跳几遍才能瓦解到水里。我突然想起，电信网站上可以查到手机通话记录，上面有他的号码。

我在附近兜了一大圈找到网吧，可里面没有空位。我走得更远了，另一家网吧没找到反而迷路。已经过了零点，就算找到唐颂也要影响他休息，我决定放弃。

转了两次车回到旅社，已是凌晨三点，身上和鞋里都已湿透。